

# 陕西延长的一批唐代窖藏造像碑调查

白文 西安美术学院 博士

尹夏清 陕西省文物鉴定组 博士 副研究员

延长县位于陕西北部，距延安72公里，由于延河由西向东贯穿全县，故名延长<sup>[1]</sup>。这批窖藏，根据延长县文化馆的曹改琴女士介绍：1996年6月中旬当地七里村乡槐里坪行政村张家窑科当地农民修筑窑洞时发现，共8件，一并交由当时的文管会，并保存至今。2005年

10月，笔者对关中唐代佛教遗迹，包括各区县博物馆、文化馆藏佛教造像进行全面考察；延长文化馆藏的8件窖藏属此次考察范围之列，并作了详细的记录。现将8件窖藏造像碑逐一介绍，并分析、探讨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 一、造像碑介绍

这8件窖藏，基本属沙石质，保存状况一般，几乎每件造像碑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可能在入土之前曾遭到人为破坏，经有心人归置、集中起来匆匆入土。

碑一，长方形，单面造像；高1.54米，宽0.56米，厚0.065米（图1）；圆拱型顶，根据右侧底部凸入部分判断，原先应有基座；碑身造像自上而下分五段；第一段在圆拱型空间采用浅浮雕形式刻出一幅情节欢快、似天上人间的景观图像；中央为一结跏趺坐佛于莲花座上，面形饱满（五官没有刻出），着双领大衣，内穿僧祇支，持禅定印；主尊两侧伎乐飞天，左侧飞天手持横笛，右侧飞天似手持排箫，身后的披帛在空中飞舞飘荡；飞天两侧还有向两侧奔腾、口吐莲花的

蟠龙、构成人间净土世界的庄严、神圣气氛。主尊下方为奏乐、翩跹起舞的五身组合，其中三身坐姿的在弹奏乐器，右侧的似在吹奏横笛，中间的似在弹琴，左侧的似在打鼓；中间弹奏乐器的两侧穿插两身舞蹈者，似合着欢快的乐曲声，构成一幅欢乐、和谐、清静的安乐国土。

第二段为圆拱型，顶部由连珠纹构成的帐形龕，龕内深浮雕形式雕刻以结跏趺坐佛为首的7尊组合；主像发髻已趋矮平，面相饱满，但形体淡薄和头部不成比例，似乎仍然保留北周、隋代风格；主像身着双领大衣，左手扶左膝，右手施无畏印；两侧胁侍二弟子、四菩萨簇拥左右，左侧稍年长弟子似双手持经函，右侧弟子双手持钵，身着通身袈裟；四菩萨均带冠，内侧二菩萨双手合十；外侧二菩萨手持净瓶，或持莲蕾站在莲台上，四菩萨于腹前交叉的璎珞清晰可见，不显身段，似仍然保持北周、北齐菩萨直立的样式。以佛为首的七组合有着共同的特征，均目光朝下，表现佛胁诸圣众不失时机的运



图1

用各种方法接引众生，或为大众说法以期到达安乐的彼岸世界；主像两侧下方有两身跪姿的行香的僧人形象，左侧的似双手合十，右侧的似在用右手于香炉中拈香的情景。

第三段圆拱型龕内雕刻以倚坐佛为首的庞大的圣众团队的一佛二弟子、二护法、四菩萨九组合；主像面相丰圆，目光朝下；身形依然单薄，身着双领大衣，左手扶膝，右手施无畏印；露出的双脚踏在莲台上；两侧胁侍一老一少二弟子，双手拱于袖中，身着海青，跣足。二弟子外侧两身护法天尊，左侧护法天尊怒目圆睁，双手握拳，双脚踏魔鬼；右侧护法天尊双手持一圆形武器，脚下和左侧护法天尊同，双脚踏恶魔，也泛指一切邪恶的人或事；二护法天尊身体基本直立，不露体、没有着铠甲，也不像我们常见的动作夸张、富有张力、手持宝杵的天王形象。二护法天尊两侧为四身菩萨立像，均带冠，有手持莲台、净瓶的，有双手合十的，不显身段；每身菩萨身前都垂挂璎珞，有的于腹前穿环交叉，有的于腿部交叉而显得富有变化。

第四段为一组供养图，中央一立柱，立柱上有一则竖行铭文：

亡人白留真供养

立柱上置一莲台，莲台上化生出一摩尼宝珠；莲台两侧站立七身供养人像，左侧四身，右侧三身，左侧的第二身和右侧第一身似为武士形象，众供养人似乎都在为化生而出的摩尼宝珠而兴奋不已，唯独莲台左侧一半跪供养人双手持一莲蕾，神色凝重的在一心供养；众供

养人两侧还有两头狮子。第五段是这块造像碑的发愿文：

贞观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延州延安县清明乡人姓白伏原男



图2

法龙海龙及妻等为亡父夫敬造阿弥陀弥勒像等亡人白留真上仪同延安县薄又为七世父母前生父母因缘眷属及一切法界众生俱沾斯福成无上道又为皇帝陛下望化无穷法界众生一心供佛弟子世一心供佛弟子十一心供佛弟子一心供一心供

碑二，长方形，单面造像；顶部已残，现高0.72米，宽0.4米，

厚0.11米（图2）；从底部有凸入的情况看，原先也有底座。碑二碑身现存三段内容，第一段顶部有垂挂的连珠纹，形同帐形龕，龕内以结跏趺坐佛为首的胁侍二弟子四菩萨七组合；主像头顶肉髻呈面包型，面形饱满，身着双领大衣，内穿僧祇支，左手扶膝，右手施无畏印，座下为三莲瓣莲座；主像两侧的胁侍二弟子，左侧弟子面部已残，手形亦不明。二弟子两侧为跣足站立的四菩萨，有持净瓶、莲台，并合十的；四菩萨均上身裹衣，下身着裙，身上配挂璎珞，并垂至腿部。第二段为浅浮雕形式的供养礼拜图；中央竖一立柱，立柱上刻有铭文：

佛弟子亡父白善 十八  
四月十三 供养

立柱上方置一香炉，两侧为一男一女跪姿供养人，左侧男子供养人面部已不清，手持香炉，右侧女供养人似双手合十；下方两侧有两头狮子，狮子身后两身金刚力士，表情愤怒像，裸上身，略有装饰，下着短裙，外侧手臂上扬似手持兵器，内侧手臂叉腰，肢体已显力度。第三段为发愿文

贞观十八年  
四月十三日  
延州延安县  
清明乡人白  
伏原及妻  
敬造石像一  
区

母  
属



图3



图4

无穷 法  
界众生共沾

斯福

碑三，长方形，单面造像，圆拱型顶；高0.65米，宽0.34米，厚0.06米（图3）；碑身为分上下两部分内容，无发愿文；上方帐形龕内雕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组合；主像结跏趺坐，头顶呈面包型发髻，面相饱满，身着双领左衽式大衣，左手扶膝，右手施无畏印，下摆下垂覆盖台座；主像两侧胁侍的二弟子，双十合十；二弟子两侧二菩萨，带冠，上身裹衣，下着长裙，左侧菩萨左手持杨柳，右侧菩萨左手置于胸前，均不显身段；五组合像龕下方中央为莲台，两侧二狮子面朝莲台，二狮子身后为单手上扬握拳的护法天尊。

碑四，长方形，三面造像；圆拱型顶，高1.13米，宽0.37米，厚0.01米（图4）；正面碑身造像分四段；第一段似利用圆拱弧圈顶部部分雕刻一出简约净土景观图像；中央主尊行禅定印坐于三瓣式莲座上，两侧飘荡二飞天，手中所持物已不明；第二段以结跏趺坐佛为首的二弟子二菩萨五组合；主像面相、服饰已不清，体形略显单薄；主像左手行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下摆覆盖台座；主像两侧胁侍二弟子，其面部、服饰已风化不清；二弟子身体略向主像一侧倾斜，左侧弟子双手合十，右侧弟子双手似乎拱于袖中。二弟子两侧二菩萨，不显身段。第三段平顶龕内依然是结跏趺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五组合；主像面相修长，胸前似打结，溜肩，行禅定印；下摆形式仍然保留着北魏、西魏风格覆盖台

座；主像两侧胁侍的二弟子、二菩萨均向主像一侧倾斜，站在由主像下方盛开的一朵莲花向两侧化生而出来的莲台上，不显身段；二菩萨带冠，身上佩戴璎珞；五组合下方为一颗盛开的莲花，似乎由此衍生而出的主像胁侍二弟子、二菩萨五组合，盛开的莲花两侧有跪姿的二供养人双手合十在虔诚礼拜。第四段为此碑发愿文：

信佛义弘

兴仁并弟阿陀

仁保达

兄 仁造石像

一区并及七世

父母因缘一

文康道阳文

文须

佛道 文

永徽二年十一

月一日造

碑右侧为三段内容，第一段为单体立像龕，似女像，头上是帽子或是冠已不清，面相修长，身着长袍，双手合拢，身上无任何装饰，应是供养人之一；第二段为单体立菩萨像龕，菩萨带冠，面相饱满，佩连珠纹项圈，从两肩垂下的璎珞于腹下方穿环；左手持摩尼宝珠，右手持净瓶；第三段为发愿文，应是正面发愿文的连续部分。

碑左侧为上下两段的单体立像龕，和右侧布列基本相同，上方单体像龕双手合十，身着长袍，身上无装饰；下方单体像龕带冠，连珠纹项圈，两肩垂下璎珞，双手合十。



碑五，残碑，单面造像，高0.86米，宽0.57米，厚0.07米（图5）；碑身现存造像分为四段；第一段从组合形式看应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组合；主像上半身已不存，左手扶膝，右手施无畏印，下摆有规则的垂下，其风格特征和麟溪桥摩崖造像颇为相似；右侧为胁侍二弟子二菩萨，弟子似着袒右袈裟，双手合拢；二弟子两侧站立的菩萨上身着短装，下身長裙，左手弯曲置于胸前，右手持净瓶，不显身段。第二段平顶凡圣五组合像龕；中央主像发髻矮平，面相已不清，身着双领大衣，行禅定印，结跏趺坐；左侧游戏坐佛，面相、服饰已不清，左手扶膝，右手弯曲置于腹部；主像右侧为倚坐佛，矮平肉髻，面相、服饰不清，双手扶膝。三尊像两侧为供养人，左侧的半跪姿，左手持香炉，右手拈香；右侧供养人同样半跪姿，双手合十。第三段狮子和护法天尊像龕，平顶，中央莲台，两侧二狮子面对莲台；二狮子身后站立二护法天尊，有发髻，头显大，目光下视，身着通身长跑，系腰带，外侧手臂上扬，内侧手臂叉腰，显力度。第四段为发愿文（中间大面积风化剥落）：

永徽元年  
月

.....  
弟一心

碑六，圆拱形一佛二菩萨三组合像龕，单面造像，无发愿文（图

6）；高0.34米，宽0.26米，厚0.07米；主像结跏趺坐，束高发髻，面相方圆，圆肩，身着双领通肩大衣，左手扶膝，右手施无畏印；下摆覆盖台座；其面形特征、服饰样式和西魏风格相似。两侧胁侍二菩萨，高发髻，衣着贴体，显身段；外侧手臂下垂，左侧菩萨持净瓶，内侧手臂弯曲手持杨柳。

碑七，和碑六相似；圆拱形，一佛二菩萨三组合像龕，单面造像，无发愿文（图7）；高0.32米，宽0.27米，厚0.075米；主像头顶束高发髻，面相已不清，圆肩，身着双领通肩大衣，左手扶膝，右手施无畏印，下摆覆盖台座；两侧胁侍二菩萨，高发髻，衣着贴体，显身段；外侧手臂下垂，左侧菩萨持净瓶，内侧手臂弯曲手持杨柳，脚踏素面仰莲台。

造像八，唯一的单体坐佛像，无发愿文；通高0.51米，肩宽0.2米（图8）；主像舒坐于素面仰莲座上，头顶束高发髻，面相丰满；身着袒右大衣，惜右肩及手臂已残，左手扶下垂左膝。

## 二、图像志与信仰

图像志是对图像资料的辨认和记录，并注意其风格特征与样式。本文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准则，对上述延长出土的8件唐代窖藏造像碑进行图像上解读和辨认，并合理解释图像与当时社会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

碑一造像碑的纪年明确，为唐贞观十八年（644）四月十五日。根据发愿文记载，碑面内容雕刻西方净土信仰的阿弥陀和弥勒下生信



图5



图6



图7

仰的弥勒佛，顶部圆弧第一段中的人间净土景观似为下方阿弥陀和弥



图8

勒信仰所共用，表现出功德主对于弥陀和弥勒净土的认识是一致的（图9）。第二段的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七组合应是发愿文中提到的弥陀信仰<sup>[2]</sup>（图10），如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卷下云：

……发心欲见无量寿佛。恭敬



图9 净土景观

供养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彼菩萨等。命终得生无量寿国。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sup>[3]</sup>。

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七组合表现西方极乐净土的阿弥陀佛和汇集左右的诸声闻弟子、菩萨众；根据经文的含意，只要口念佛号，礼拜、供养阿弥陀佛和诸声闻弟子、菩萨众，即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第三段是倚坐佛为首，两侧由二弟子、二护法、四菩萨九组合形成庞大的圣众团队（图11）；根据发愿文提及的弥勒像，应是弥勒信仰<sup>[4]</sup>。如竺法护译《弥勒下生经》云：

弥勒已成佛道。尔时魔王名大将。以法治化。闻如来名音响之声。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七日七夜不眠不寐。是时魔王将欲界无数天人至弥勒佛所。恭敬礼拜。弥勒圣尊与诸天人。渐渐说法微妙之论。

所谓论者。施论戒论生天之论<sup>[5]</sup>。

弥勒圣众组合对照佛经，不难发现，弥勒已经成佛，周围汇集的众声闻弟子、魔王众，以及诸天人在聆听弥勒佛的如何布施、升天的微妙法。

说到倚坐弥勒佛像，唐代以前



图10 一佛二弟子二菩萨

倚坐佛像并不是弥勒佛的唯一坐式<sup>[6]</sup>；但进入唐代以后，诸多例证可以说明倚坐佛像是唐代弥勒造像的

定式<sup>[7]</sup>。虽说这块贞观十八年的造像碑在风格样式上保留有北朝时代气息，如主像体形不够魁梧，菩萨不显身段，腹前璎珞穿环等北朝样式特征。但功德主似乎在区别、把握不同佛有着不同的信仰体系上有着深刻的认识。

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弥陀和弥勒信仰所共用的人间净土景观图像上（图9），在比对佛经中对极乐景观情节的描述，可以说功德主对天堂的理解是颇为现实和朴实的，即为亡人灵魂托生种种天堂的过程。如主要描绘西方极乐景观的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对阿弥陀佛世界种种美好景象作了生动的描绘：

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sup>[8]</sup>。

鸠摩罗什译《法华经》卷六（药王菩萨本事品）也云：

……闻是经典，如说修行，於此命终，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生莲华中宝座之上<sup>[9]</sup>。

弥勒信仰，在兜率天宫时的活



图11 一佛二弟子二护法四菩萨

动为上生，在娑婆世界的活动为下生。信仰弥勒的人们希望能死後往生兜率天宫，与弥勒同处一处，将

来随弥勒一起下生到同样有着美好景象的娑婆世界。可见，功德主希望亡人灵魂既能往生弥陀也能随弥勒一起下生到美妙的娑婆世界，可



图12 一佛二弟子二菩萨

谓两全其美。不过，一事一信仰一直以来的佛教信仰倡导的传统，这种一事二信仰的现象并不多见；通过仔细观察，多少和《法华经》传译、传诵有着某些联系。如鸠摩罗什译《法华经》中既有弥陀信仰内容，也有弥勒信仰内容。如《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云：

若有女人，闻是经完典，如说修行，于此命终，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围绕住处，生莲华中宝座之上<sup>[10]</sup>。

《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云：

若但书写，是人命终当生忉利天上。是时八万四千天女作众伎乐而来迎之。其人即著七宝冠，於彩女中娱乐快乐。何况受持读诵正忆念，解其义趣，如说修行。若有人受持读诵，解其义趣，是人命终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堕恶趣，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sup>[11]</sup>。

需要指出的是，《法华经》的

产生时期同时也是弥陀信仰和弥勒信仰产生时期，弥陀信仰和弥勒信仰在形成时受其影响也是必然的。因此，可以推测功德主显然受过



图13 两身护法天尊和供养人

《法华经》思想传播的影响和熏陶。

碑二为残碑，纪年同碑一只差两天，为贞观十八年（644）四月十三日，而且功德主也姓白，应属于同一家族，或同村落；碑面上段雕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七组合（图12），发愿文中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佛，只是交代了“敬造石像一区”，尽管碑二和碑一上有诸多相似的理由，似乎即可以理解为弥陀信仰，也可以理解弥勒信仰；但从七组合形式，以及主像座下的三瓣形莲座，笔者倾向于弥陀信仰系统，和碑一第二段内容属于同一系列。至于七组合像龕下方供养人像龕中的两身天王像（图13），是隶属供养人还是属于上方七组合组成部分？如《无量寿经》云：

彼佛国土，无为自然……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sup>[12]</sup>。

显然，西方极乐净土是一片

“安乐”，“富饶”国土，不需要护法；实际上，在诸多经典中都记载着释迦身边汇集的声闻弟子或菩萨是人间的圣众，而帝释、梵王就



图14 极乐景观

其职能一方面领导群神护持佛法，另一方面是作为释迦天上的弟子向释迦学习佛法。我们知道，释迦从摩耶夫人右胁出生起，帝释、梵王就待奉左右<sup>[13]</sup>，待释迦得微妙法成等正觉之时，帝释、梵王左右其身边祈请释迦说法；这一点在法显的《历游天竺记》中也有记载：

释迦从忉利天上来下时，化作三道宝阶。佛在中道七宝阶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银阶，在右边执白拂而侍；天帝释化作紫金阶，在左边执七宝盖而侍<sup>[14]</sup>。

阿弥陀佛是释迦的变化身，阿弥陀佛就具有与释迦相同的佛格（属诸佛之一），所以法藏菩萨在因位时发四十八愿，成等正觉之际，就向诸天<sup>[15]</sup>、魔梵<sup>[16]</sup>、龙神<sup>[17]</sup>、八部<sup>[18]</sup>、大众发愿，建立一个恒常不变的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等诸佛以及帝释、梵王包含龙神、八部等的出现，是释迦人间教化（说法）组成部分，只是各司其



职而已。帝释、梵王其本身除具有护持诸佛和佛法的功能外，向诸佛学习、供养也是二位护法天尊存在的意义<sup>[19]</sup>。

碑四布列和碑一略同，第二段、第三段两组人物组合像龕似乎共用一个顶部圆弧中极乐景观（图14）；两组像龕同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组合基本一致，但两段人物组合像在细节上，如肢体语言、表现形式还是略有不同，如第二段五组合主像左手行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作接引状态（图15）；而第三段五组合主像则行禅定印，形成一组期待，或等待模样，而且主像和两侧二弟子二菩萨由下方盛开的莲花化生成为其主要特色（图16）。对照发愿文内容，只有“……造石像一区并及七世父母因



图15 一佛二弟子二菩萨

缘……”并不构成对图像的解读；但从第二段像龕的主像的接引状态、第三段像龕的五组合为莲花化生等特征来看，碑四造像碑的主题为弥陀信仰。如瞿良耶舍译《观无

量寿经》云：

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及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与诸菩萨授手迎接。……行者见已欢喜踊跃。自见其身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顷往生彼国。生彼国已<sup>[20]</sup>。

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卷下提到化生：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



图16 一佛二弟子二菩萨

七宝华中自然化生。住不退转<sup>[21]</sup>。

结合佛经，碑面的第二段、第三段似乎为一个连续的行为，即先无量寿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对往生者的接引，然后随佛到达彼岸之

后，象佛一样於七宝莲花中自然化生，而且永不退转。

碑五、碑六在样式、特征上非常相似，组合上也一致，同为尖拱龕内雕刻一佛二菩萨三组合；根据这批窖藏的整体属性看，普遍以弥陀信仰题材为主；因此，有理由认为碑五、碑六亦属于弥陀信仰范畴（图17、18）。根据图像志，其主像应该就是阿弥陀佛，两侧胁侍是观音、大势至二菩萨；构成一幅两位菩萨引导进入往生或觉悟境界的西方极乐净土的阿弥陀国的必然过程。如康僧铠译《无量寿经》云：

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sup>[22]</sup>。

说到两位胁侍菩萨，《无量寿经》卷下又云：

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普欲度脱一切众生。阿难。彼佛国中。诸声闻众身光一寻。菩萨光明照百由旬。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sup>[23]</sup>。

结合佛经的描述，像龕主像阿弥陀佛似乎等同阿弥陀国，是光明、觉悟、一种真理的象征，两侧的二菩萨则是担当信众进入想着光明、觉悟的阿弥陀国的指引者。这一点在《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中有着同样的记载<sup>[24]</sup>：

0320 岐州岐山县武都乡罗仁师造像记

岐州岐山县武都乡罗仁师，上

为亡考及见存内亲六因眷属，敬造石像一坩一佛二菩萨，并同愿往生西方安乐国，一心供养诸佛功讫<sup>[25]</sup>。

0205 赵才为亡妻公孙造弥陀像记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赵才为亡妻公孙敬造弥陀像一躯并二菩萨，愿生妙乐国土，法界有形同登正觉。贞观廿二年五月八日<sup>[26]</sup>。

临终面向西方期盼降生天堂是西方净土信仰的一大特点，由此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造像八为单体左舒相坐佛像（图19）；提起舒相坐佛，往往和佛装地藏与六道组合，及和其他尊像如观音，或药师佛构成的组合相提并论<sup>[27]</sup>。由于造像八并没有任何装饰构件，无从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这里就造像八的舒坐形式，结合关中已经发现的舒坐地藏像进行对比作一些图像上的初步探讨。

“地藏”一词，有含藏于地，或地中之藏<sup>[28]</sup>；犹如大地般孕育生机、涵养万物。以此推测，地藏极有可能起源于对养育万物的大地之母的崇拜。关于地藏信仰的起源，有学者指出，地藏菩萨可能源自印度婆罗门教神话，即所谓“地天”的信仰，此乃对地神的一种崇拜<sup>[29]</sup>。地藏菩萨名号约在三世纪中叶已传入中国，至少在四世纪末已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菩萨<sup>[30]</sup>。

关于舒坐地藏的文献记载，如《法苑珠林》卷十四记载南朝梁张僧繇画地藏像的事迹：

唐益州郭下法聚寺画地藏菩萨，却坐绳床垂脚，高八九寸，本

像是张僧繇画。<sup>[31]</sup>

张僧繇的活动时代基本上与梁武帝在位年（502 - 549）相当，从时间上而言，六世纪前半他有画地藏菩萨像的可能。而所画的地藏坐姿“绳床垂脚”可能就是舒相坐式。

另外，道宣《续高僧传·阁提



图17 一佛二菩萨

斯那传》载有阁提斯那与隋文帝的一番问答：

上问：今造灵塔遍于诸州，曹陕二州特多祥瑞，谁所致耶。答曰：陕州现树地藏菩萨。……见感应传<sup>[32]</sup>。

以上说明唐以前陕州已有地藏菩萨像的出现。但仅限于文献记载的地藏事迹皆出自灵验记或感应传。因此，在唐以前是否就已出现地藏造像仍有待考古实物证明，或更为可靠的文献记载。前面谈过，关中唐代的地藏六道图像形式有两种：一是西安礼泉寺遗址出土的地藏与六道组合像，从舒相坐地藏像

的右手掌中化现毫光，其上分别雕出与六道相关的图景。二是药王山的地藏与六道像龕，从舒相坐地藏像的两侧各化现三道毫光或三朵祥云，将六道浮雕毫光或化云之上；六道图景，即天上、阿修罗、人间、畜生、地狱、饿鬼。

可见，伴随着地藏形象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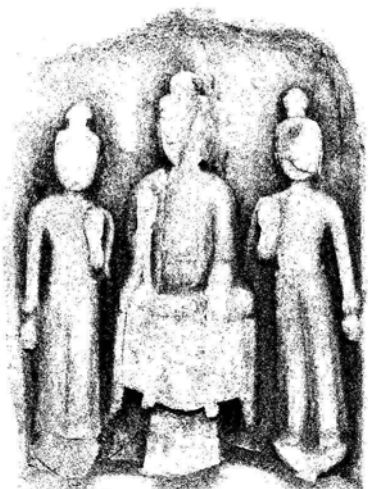


图18 一佛二菩萨

和六道轮回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唐实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云：

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sup>[33]</sup>。

说明地藏菩萨在因地行道时，就与六道众生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六道轮回图像在地藏菩萨造像内容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如北凉译《大方广十轮经》中《诸天女问四大品》云：

一切六道诸众生，常为苦恼之所逼，当悉归命于地藏，当令苦恼悉消灭<sup>[34]</sup>。



虽说北凉当时并未出现地藏与六道相关图像，但早期地藏译经谈及地藏菩萨是为救度六道众生而来这一事实，可以说，成为后来地藏与六道这种组合像的来源。延长出现佛装地藏像，说明地藏造像走向成熟定型的阶段，人们供奉地藏菩萨，刻镂地藏形像，目的在于脱离六道轮回苦报。

此外，地藏信仰和三阶教有着密切关系<sup>[36]</sup>；但由于其思想、主张，包括修行方式过于偏激，而受到隋唐政府的多次打压，至宋代始湮灭无闻。



图19 佛装地藏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作一小结：根据延长出土的这批唐代窖藏造像碑的现有发愿文，以及图像上的考察，可以看出初唐信众的信仰对象定格在阿弥陀、弥勒、地藏身上。往生是净土信仰的核心，是对生命归宿的一种思考，或说是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弥陀净土信仰的主题是“往生”，是一种临终关怀，由此产生的圣众人物、景观画面构成西方净土信仰的核心，也是超越生死、安乐、光明、觉悟的体现；由于大众的信愿行，召感三世十方诸佛往生西方国土，来完成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的使命。弥勒下生世界也是一种净土，许多内容与弥陀净土如出一辙，同样是死後往生弥勒世界的兜率天；於是，两种净土在初唐竞争，造像往生的人就干脆把两种净土都雕刻出来，大概是希望得到双份的恩惠。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初唐造像的性质有了变化，它已无视僧团的宗教要求，因为一个僧人要有专一的信奉，不能往生两处净土。因此，这个变化完全是为了造像人的需求。

地藏造像在延长的出现，反映了地藏信仰的发展过程，比起地藏经典更能具体的、历史性的反映出地藏信仰流传的情况。地藏与六道似乎为地藏图像核心，因为无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等，凡有苦恼众生之处，无不有地藏的化身。

佛教造像题材与当时佛教宗派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和当时佛教信仰潮流有密切联系。延长的

这八件唐代窖藏造像碑，几乎都没有完整地体现佛教教理，这要从佛教的世俗化角度认识这批窖藏。

注释：

- [1] 唐广德二年（764），因延水由县境通过长流入黄河，始名延长县，沿用至今。延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延长县志》第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
- [2] 西方净土信仰是“往生”彼岸世界的观念。净土，即天堂，是一种临终关怀；生命的结束意味着彼岸世界的开始，一种生命的重新开始，是来世信仰的一种具体表现，其中充满了丰富而美妙的享乐感性内容，而且永不退转。
- [3] [12] [20] [23] [25] [26] 《大正藏》第11册，第278、277、8、273、73、49页。
- [4] 弥勒信仰包括弥勒上生世界信仰和弥勒下生信仰二部分。弥勒上生信仰（菩萨像），主要是说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为众说法及兜率净土的殊胜，下生信仰在图像上的表现是佛装，双足下垂的倚坐姿势，在造形上和一般佛像基本没有区别。
- [5] 《大正藏》第14册，第9页。
- [6] 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云冈石窟》一书中认为：云冈石窟的倚坐像并非弥勒佛固有的造像形式，主张与其将云冈石窟中的倚坐像比定为弥勒，倒不如将之认定为释迦造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年5月。李治国、丁明夷在《第38窟的形制与雕刻艺术》一文中就第7、8窟倚坐像和交脚像的组合，及第38窟西壁顶层十五身小倚坐佛，其中，三身倚坐佛中有二身罗睺罗因缘像的表现方式，指出云冈倚坐佛像多作释迦表现。《中国石窟·云冈石窟（2）》，210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再如河北曲阳出土的佛教造像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有确切题记的弥勒像表现有立像、结跏趺坐像和倚坐像三种形式，说明北朝期弥勒的造像具有多样性，倚坐弥勒的图像意义还未完全确立，与弥勒的联系尚未固定。

[7] 如龙门石窟最早的倚坐像见于古阳洞主尊佛座北侧小龕中，以及火烧洞北壁的二铺；纪年最早的有破洞两壁贞观十一年（637）道国王母刘太妃造弥勒像龕，和宾阳洞有麟德二年（665）王玄策造弥勒像题铭，之后的倚坐像成为唐代弥勒佛之固定形象。长安法海寺寺主惠简于咸亨四年（673）为武则天在龙门西山镌刻弥勒佛一铺。以及宾阳南洞、惠简洞及万佛洞中的唐代倚坐像均有铭记，都说明倚坐的弥勒像是唐代造像的定式。

[8] [21] [22]《大正藏》第12册，第10、9、270页。

[9] [10] [11]《大正藏》第9册，第54、54、61页。

[13] 帝释天，音译释迦提桓因陀罗，略称释提桓因。释迦，意为能，是姓；提桓，意为天，因陀罗意为帝，合称天帝。佛教护法神之一。

[14]《大正藏》第51册，第858页。

[15] 诸天：指欲界、色界、无色界等三界二十八天之天众。

[16] 魔梵：魔是指支配欲界的第六天之魔天，名句波；梵是指支配三千大千世界之大梵天王。

[17] 龙神：指难陀、跋难陀、袞伽罗、和修吉、德叉迦、阿那婆达多、摩那斯、优钵罗等八大龙王。

[18] 天龙八部：指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总称天龙八部，系佛教之守护神。

[19] 如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南面底层的高宗永徽四年（653）十月立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十二月立的《同序记碑》的碑文上部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护法天尊七组合像龕，就属于这种形式；至于把这一组合布列或装饰于石碑之上，正如所分析和石碑本身的意义有一定联系，即象征永久不衰的真理，并和佛“法”相契合。此外，现藏碑林博物馆的显庆三年（658）的长安道德寺碑上的一铺以阿弥陀佛为首的二弟子二菩萨二护法天尊七组合像龕也是如此。

[24] 龙门石窟研究所主编（上、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0月。

[27] 地藏造像，关中已有诸多作例：1、西安西郊、西安礼泉寺出土的善业泥舒坐地藏与六道组合像。2、耀县药王山摩崖造像编号9号龕：造像似佛形，头顶螺髻，左舒相坐于长方形座上，舒足踩座前的左莲踏，着双领下垂袈裟，双手残损，主像两侧各出三道云朵，刻六道图景，年代约中晚唐。3、彬县大佛寺千佛洞编号30的唐证圣元年（695）的元思睿造地藏一躯，云景嘉造地藏一躯，元海、元会等造地藏像。4、彬县大佛寺千佛洞西壁编号60的一舒相坐、一立式的造像比定为地藏与观音的组合像龕等。

[28] 参考望月信亨编：《望月佛教大辞典》，世界圣典刊行协会，3596 - 3597页，1973年。

[29] 矢吹庆辉：《三陪教僧之研究》，651页，岩波书店，1927年。真锅广济：《地藏菩萨研究》，2 - 3页，三密堂书店，1960年。

[30] 尹富：《中国地藏信仰研究》，3 - 7页。

[31] 唐道世撰：《法苑珠林》；《大正藏》第52册，第392页。

[32]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6；《大

正藏》第50册，第668页。

[33] 唐实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分身集会品第二》；《大正藏》第13册，第778页。

[34]《大正藏》第13册，第686页。

[35] 三阶教由信行（541 - 594）创立。

该教把全部佛教按照时间、处所和人分为三类，每类再分为三阶。该教反对净土信仰，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认为一切佛像都是泥胎，不必尊敬。他们设立无尽藏院，接受社会的布施，用以经营当铺、钱庄，将所得分为三份，“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一分以施天下饥馑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即斋僧）”。（《太平广记》卷439裴玄智条引《辨疑志》）这些主张和做法，引起佛教内部不同派别的不满，也触动国家的经济利益。隋开皇二十年（600），朝廷明令禁止，但直到唐时仍广为流传。武则天圣历二年（699），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先后再禁令，到宋代始灭绝。